

马渡：厚重历史 神奇风物

□本报记者 李道全 摄影报道

7版

视觉·故事

达州日报

生活

周刊

编辑：廖晓梅

2015年7月17日 星期五
02bshzk@126.com 2389342-407

张帮华

张帮华



张飞石



望郎石



石墓浮雕



鱼嘴石



唱马渡情歌

马渡,这个位于宣汉县境内、距县城49公里的边远乡镇,因其奇特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而声名远播。

“东汉建安十八年(公元213年),孔明令张飞引兵取大路夺巴州(今巴中市)。张飞率部经瓦窑堡(今大成镇境内),战隘口,夜达阆英场。见河水陡涨,亦无舟桥可渡,遂效刘备跃马渡,于三更醉而提矛扬鞭,跃马飞渡。乡人惊异,感而于渡处勒石刻碑‘张飞跃马飞渡’,并更场名为‘马渡关’。”谈及马渡一名的来历,该乡负责人介绍。

马渡的历史还远不止于此。南北朝时期(公元502年)就是古代的一座县城,置名新安,公元750年置阆英县,置县史长达342年。反“六路围攻”时期,红四军、红三十军驻扎马渡,宣汉县委、县苏维埃政府迁驻马

渡,在浪洋寺设立的彭杨军事政治学校为红军培养干部200余人,马渡关争夺战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首府——通江县城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正是有了这样的历史,马渡境内历史遗存、遗址众多,人文资源厚重。“境内有大小寺庙10余处,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——浪洋寺是唐朝贞观时期钦命修建,摩崖造像面积83.64平方米,存有23龛145尊。”

在当地村干部的陪同下,记者来到浪洋寺村一睹它的容颜。浪洋寺原建于唐朝咸通十二年(871年),由东乡县令、阆英县主簿、石鼓县押司三人合力筹资修建,初名大慈寺,占地588.66平方米,两侧砌有高2米的青条石围墙,共三重殿宇,明弘治九年(1496年)易名浪洋寺。先后经历

宋雍熙四年(979年)、康熙戊午年(1678年)两次大的修复,后毁于战火。

站在早已不复存在的庙宇遗址前,记者虽然看不出它当年的气派和繁华,但从清末马渡人于瑞因题的《马渡八景》中却可想象出当年盛世景象。

马渡还是民歌之乡,全乡老老少少都会唱上几首。据了解,2007年马渡被四川省命名为“川东民歌之乡”,2008年被文化部授予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。300首宣汉民歌中,马渡就占200首。据传,马渡人李依若创作的《康定情歌》,上个世纪随太空探测器飞向太空,被誉为“宇宙情歌”;李依若改编的《苏二姐》,已成为川东北文化象征和地域标志。

“奴在后院掐韭菜,忽然窜出个

小伙来,这是什么怪?要吃韭菜拿把去,要想探花夜晚来,莫穿响皮鞋。”谈及当地民歌,被村民奉为“民歌王子”的浪洋寺村党支部书记于延春,站在船架山顶,润了润嗓子,给记者来了个即兴表演唱。

马渡旅游资源也十分丰富,既有悬崖百丈的石林,又有茂密葱郁的植被,还有颇具灵性的沙溪河、鲁班河。记者从风斗嘴上船架山,再从一线天到老林壕,只见老姬石、张飞石、关刀石等各种奇石活灵活现。“我们已聘请国家甲级资质单位编制完成《马渡石林茶海观光农业园总体规划》,届时将建成以高山富硒茶、优质蜡梅、文化旅游三大产业链。”谈及对这片正待开发的处女地,该乡负责人表示,目前石林景区栈道、木梯、古道正在打造和修复之中。



百丈岩



荔枝古道



鱼池金秋

我的两个妈

□邱燕

人到三十,自己当了妈,对妈妈有了更成熟的认识和理解。

我的妈妈和天下所有母亲一样质朴、善良,一直呵护我30年。4年前,身为人妻的我沾丈夫的光,多了一位善良的“妈妈”——我的婆婆。

人到三十,自己当了妈,对妈妈有了更成熟的认识和理解。

我的妈妈和天下所有母亲一样质朴、善良,一直呵护我30年。4年前,身为人妻的我沾丈夫的光,多了一位善良的“妈妈”——我的婆婆。

今年的母亲节,我没有像往常一样准备礼物,一直想为我的两个妈写点什么。

我的妈妈是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,名字里有一个“菊”字,人如其名,美丽大方,朴素顾家。妈妈结婚后生了我们姐弟三个,不甘示弱地父母用最原始的劳作方式一路追赶时代发展步伐,三次修建新房,花20多年时间送子女读书,直到她50多岁时,才放下手中的锄头,随我们住进县城。

妈妈没读几年书,却用她粗糙的双手将我们三个子女送进了大学校园。记忆中,邻家大妈借她10斤糯米还她8斤饭米是常有的事。这样的事看多了,我们都埋怨妈妈傻,她却总说:“不吃亏,怎么住得到一堆?”

都说农村人重男轻女,妈妈却不是这样的人。当年因为家里穷,所有亲戚都劝妈妈,让我出去打工挣钱,妈妈坚定送我读书的念头。结婚后,我离开家里,妈妈每次从乡下带来的东西总是仔细地给我们姐弟平均分配,哪怕是几棵白菜。

由于家里经济负担重,父亲在外

务工近20年,我们从小学到大学,在妈妈最美的20年岁月中,与她相守相依的不是丈夫、不是儿女,而是奶奶。从50多岁到90岁,妈妈陪伴奶奶30多年,也伺候了奶奶30多年。

妈妈的质朴、刚毅、勇敢、乐观深深地影响着我们也让我们终生受益。

与亲生妈妈相比,婆婆是时代的幸运儿了,她从一名偏远的乡村代课老师奋斗成为一名中学高级教师,得益于她坚强、独立的性格和踏实、勤劳的作风。

走在人群中,婆婆发型时尚,身材匀称,是一位时尚的城市教师;亲戚朋友里,她供养老人、接济穷亲戚从不吝啬,是最能干的家庭模范;学生眼里,路遇一只被困的流浪猫她都会施以援手,是善良可爱的“唐妈妈”。

都说婆媳关系被诅咒了,天生难处。幸运的我或许是遇到例外,虽没有打破难处的诅咒,但也没那么难。

结婚后不久,丈夫去援藏,在他不在家的两年时间里,我完成了装修房子和生小孩两件大事。公公是个什么事不操心的人,装修的每一样材料都是我和婆婆一同选购的,一套清水房在我和婆婆两人的努力下变成了一处温馨的港湾。怀孕、生产、带小孩的所有事情,也是我和婆婆一同商量完成的。婆婆提供我们母子全部的营

养,带孙子更是事无巨细。两个女人在两件人生大事上互相磨合,彼此坚持,互相商量,当然也彼此让步,建立了深厚的“战斗友谊”。

生活中,婆婆有她的节俭,我有我的消费观;婆婆有她的全局掌控欲,我有我的自由裁量权。其实,这是“60后”和“80后”的代际差别,当这样的差别共处一室,当婆婆遇上媳妇,矛盾在所难免。但“她不记仇,我不还嘴”,成了我与婆婆和平共处的“秘诀”。

随着年龄增加,尤其是自己当妈妈后,越来越能理解婆婆,自己也慢慢在成为第二个她。随着时代的变化,婆婆也在变,比如她做出的菜越来越合我的口味,衣服越穿越年轻,我会欣然接受她追着喂到我嘴里的刚出锅的菜板肉,她会赞美我某一条连衣裙穿着显瘦……或许婆婆没意识到,这影响是相互的,正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。

每个周末回家,我都希望看到我的两个妈来我家,一个妈做饭,一个妈扫地,我在一边享受着孩子玩耍的乐趣。

与两个妈的相处之道各有不同。对待自己的妈妈,更多用说服或者叫批评,她不会生气,吵着吵着大家就笑了;对待婆婆,我选择顺从和沉默,满足了她的控制欲。

(紧接第一版)农技推广的大讲堂就是农村的黄土地。”在宣汉县庙安乡八庙村一块西瓜地里,张帮华一边跟西瓜种植户王福志讲解西瓜管理技术,一边跟记者说。

据王福志介绍,2013年,张帮华在庙安乡主持实施“优质西瓜玉脆新品种引进及推广”,如何让老百姓试种西瓜,如何让西瓜长势良好,如何让西瓜喜获丰收,成为张帮华下乡经常思考的问题。

张帮华每周都要徒步到庙安,往返30多公里,总背着一个背篓,里面装着几样东西:一个盛满水的塑料茶杯,一包干粮,一支圆珠笔,一沓稿纸,一把小铲,一摞塑料袋。每次到庙安乡八庙村,张帮华随时用小铲在地里取土样,用塑料袋装好,放在布包里带回去测试。提起笔和纸,张帮华说:“在向群众解答疑难问题时,怕群众一时听不懂或忘了,我就把方子写在纸上,制作成小卡片,交给村民。”

张帮华根据西瓜的生长情况,手把手地给八庙村的种植户传授种植、施肥、防病、管理每个环节的应用技术,优质西瓜玉脆新品种在庙安乡八庙村全面推广,调整了该村产业结构,促进了农民增收致富。2013年,他主持实施的“优质西瓜玉脆新品种引进及推广”被宣汉县人民政府评为科技进步“三等奖”。

近几年来,张帮华踏遍天生片区的天生、七里、庙安、柏树、天宝等乡镇,在263.9平方公里的黄土地上留下了坚实的足迹,推广了高产玉米、高产水稻、高产油菜、西瓜等种植新技术。他获得了县农业局“玉米高产创建先进个人”、达州市小麦集中连片生产“科技进步三等奖”、省农业厅“农业丰收二等奖”等多项殊荣。

零距离指导技术:把村民培养成“新型农民”

近几年来,张帮华随时在天生片区的几个乡镇走动,把农业科技送进千家万户,零距离指导农民技术,教会农民干,培养了一大批新型农民。

1997年,张帮华大胆引进推广旱育软盘抛秧技术,天生片区很多农民认为前几年推广的旱育插秧已经很好了,亩产可达480公斤,不愿意接受新技术。他带领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到每个村做思想工作,当年推广旱育抛秧新技术2000多亩,平均亩产达到了550公斤。历经两年的推广,天生片区的农民终于全面接受,培养了一大批“抛秧能手”,每亩可为农民增产稻谷40余公斤。

近年来,张帮华按农事季节印发水稻、玉米、食用菌等栽培管理资料到户,每年亲自给农民在水稻、玉米、食用菌等方面授课。家住七里乡的村民覃胜利,学了张帮华的技术后,他今年流转土地60亩,成功试种食用菌大球盖菇,收入40万余元,成为当地食用菌种植“土专家”。“我能成功种植大球盖菇,得益于张站长的技术指导。”覃胜利说。

在张帮华的指导和帮助下,天生片区涌现出许多种植能手,有食用菌种植大户、果园经营大户、水稻种植大户等。他尊重民情民意,整合资源优势,因势利导,在天生片区发展起多种产业。近年来,天生片区单水稻、玉米、食用菌等产业年增收在2000万元以上,以产业带动的农村和谐人居环境正逐步实现。看到这些,张帮华舒心地笑:“路还得靠大家自己走,我只是做了一些应该做的工作。只要大家日子过好,我心里也就踏实了。”

□特约记者 漆楚良 摄影报道